



爱的期待

爱的期待

戴 砚 田



百花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作者是诗人，所写散文往往富有诗意。本书选入的二十五篇散文，可见作者付出的劳动和追求。

爱 的 期 待

戴 砚 田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90×960毫米1/32 印张5 插页4 字数72,000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100

书号: 10151·883

定价: 0.97元

目 录

镂石者	1
月亮赋	8
岁久莲更香	14
爱的期待	19
鸣沙山的思考	23
淀水思悠悠	29
清泉中的投影	39
球飞钻塔旁	43
人与星	49

我心中的雨花	56
雾灵山上的灯光	66
情溢玄武湖	75
为何此山独苍翠	81
柳色生春	88
水乡锦色	95
牧鸭图	101
人在明月中	106
牧场情切切	114

晨割	118
故乡琐忆	122
梨村三日	128
我与大海	131
寄给滦河	138
东长安街剪影	144
北戴河散章	148

镂石者

生活中的自然美，十分可贵；但艺术雕塑出的生活的美，却更加可贵。它，是自然与心灵的结合。

我爱雕塑。每遇精美之作，便赞叹不止，爱不忍离。但无缘与雕塑家们会面交谈，领略个中奥妙，常引以为憾。

雕塑，取万山丛中一块石。雕塑，给形象以不朽的生命。世界各国，多少名城佳苑，高耸着伟大雕塑家们的精采杰作。我国雕塑艺术，正在蓬勃兴起。特别是石雕，古老的石匠手艺正向现代化艺术生产方式迈进。

一个偶然的机，国庆节前，我参加了一个创作座谈会。归来，路过北京，天色已晚。首都华灯初上，香花绿树，厦影楼形，参差生辉，恍若仙境。我来去常往之处，恰好客满，徘徊街头，

无处落榻。至美术馆前，看见中央美术学院附中门里灯光明亮，忽想起有一朋友在此，便拔步奔去。多承主人厚意，引我至招待所。这是一座碉堡式小楼，楼门外架一铁梯，楼窗外就是东四市场。登梯上楼，刚刚把行李放下，忽然里屋脚步响，走出三位文质彬彬的青年，望了我们一眼，下楼去了。看样子象是美术学院的大学生，想谈谈，不知他们何时回来。一路太累，乏神催睡，枕下去，一觉天明。

旭日临窗，我起床出门，站在铁梯顶处三尺楼栏里抬头一望，吃了一惊。这小小后院的一角，竟是一座现代化的石雕艺术生产车间。北面，教学楼窗后，是一台电动风泵机，插在上面的几条橡皮管，分别伸到用布罩着的三件石雕品前面。现场无人，我悄悄下楼，踏进这艺术境界。这里还有几尊即将完工的雕塑，靠楼梯近的母子图，母亲流露母爱的两眼，笑望举手要抱的孩子，即将完成，神态毕肖。靠院墙的方凳上，是李大钊半身雕像，发型、脸型、眼镜，特点都已鲜明……还没刷牙洗脸，我竟流连忘返。拿起风磨子，掂掂钢锉刀，抚摸着砂轮。一种亲切的感情凝集在手上。

我意识到，这就是里间屋那三位青年的工作现场。他们都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怎么找个机会与他们交谈一番。我为能和他们同住一处而欣欢。

一晃两天过去。两天里，好几次见他们三人埋头苦干，砂轮飞旋，锉刀铿锵，石尘纷飞，汗流满面。他们在精雕细刻。几次想上前搭话，但怕影响他们创作，欲言又止。我深情地凝望过他们俊秀的、英爽的、憨厚的眉眼，上面挂满粉尘。他们长长的鸭舌帽，宽大的眼镜，在我的眼前闪动……

两天过去，就要离开北京，我再也耐不住了。整理好行装，就到石雕旁等着他们。三位青年吃完早点回来了。我迎上去搭话：

“你们是为什么来的呀？”问得笨拙。

“我们来学习使用这新机器的。”眉眼俊秀的高个青年平静地说。

“学会了，回去好教给同学们使。”眉眼英爽的矮个儿青年兴奋地说。

“我们已经基本掌握了。”眉眼憨厚、中等身材的青年满有把握地说。

想不到，这三位年轻的雕刻家热情而又随和。

回到楼上，一场活跃的艺术讨论会，在小屋里展开了。

“你们能谈谈诗和雕塑的区别么？你们喜欢哪些雕塑？”我急急地问。

“诗是思想艺术，我们的石雕是造型艺术。诗是感觉性的，石雕是实体性的。”

“比如拉奥孔吧，诗描写他被蛇缠住的痛苦心情，是号啕大哭，雕塑却把哀号化为叹息，因为张口痛哭会使面孔变得难看，破坏了艺术的美。”

“米罗的维纳斯，谁不赞叹！那失去了双臂的女神，给人们无穷无尽的美的启迪和享受。”

“罗丹的《摩尔拉·维克娜夫人》，多么坚实的技巧，把女性柔润的肌肤，细腻地表现出来了。”

“罗丹用二十年精力，反复推敲，雕出了《思想者》、《三个人影》，都是垂名于世的杰作。”

“纽约的自由女神，也是一尊出色的雕塑。”

“朝鲜平壤的千里马塑像，你一定在电影中见过，这也是一件奔放有力的作品，是朝鲜人民意志的体现。……”

三位学识满腹的青年雕塑家，侃侃而谈，从

容不迫。

“咱们中国的呢？”我插问了一句。

“我们中华民族有悠久的雕塑艺术传统。大同云岗石窟艺术，秦始皇兵马俑，北京故宫的石雕，十三陵的石人石马，芦沟桥的石狮子……”

“雕塑是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风格的。雕塑艺术的历史，往往就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生动的缩影。”

“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不就是中华民族新时代的里程碑吗！”

“南京雨花台烈士的大型石雕群像，我们学校的老师参加了雕刻。”

“我国该在许多地方增设雕塑作品。发展城市雕塑、园林雕塑，这也是一个民族文化和文明的具体形象的表现。”

“听说深圳市搞城市雕塑规划，第一期工程项目，邀请广州美术学院、广州市雕塑工作室设计。”

.....

三位青年创业者，又是侃侃而谈，由远及近，议论风生。

我说：“你们也不去玩玩，这么干，不累吗？”

“不得不抓紧呀，在回去前，我们每人都想完成一件作品。”

“雕塑的需要量不断增多，我们要改革石雕生产方法。这次我们来这儿，就是为了熟悉掌握这新的石雕机具。”

“就是楼下那电动风泵机呀！”

“对，走，下去看看。”

我们热情地相挽着下了楼，要看他们的表演：新时代的石雕进行曲。呜噜——轰隆，一声喧响，机器开动了。三个人各自加工自己的作品。只见石屑飞溅，巨大的石坯在轻巧的风磨下出现了优美的线条……效果是眨眼可见的。

他们的作品是一座大型群雕中的一部分，从逐渐清晰的轮廓中可以看出，这是三个青年的形象——一个秀美的姑娘，两个慍悍的小伙子，尽管还未成形，但从雕像的眼睛里，看得到青春和理想的火花在燃烧。……

我由衷地赞叹道：“应该用诗来赞美你们这些正在迅速成长的雕塑艺术家。”

三位青年都羞涩地笑了。他们说：

“我们雕塑的只是局部，我们时刻想着整体。”

我们分别了。分别在北京城迷人的秋色里，
分别在诗与美术繁茂的交融里。走到美院附中门口，我听见电动风泵机又歌唱起来了。在那欢快的节奏中，我似乎又听见了青年的雕塑家的声音：
“我们雕塑的是局部，我们时刻想着整体。”

啊，优美的雕塑高耸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吧！
让哀伤的人们精神为之一振，希望涌出心底；让
忙碌的人们从中得到启示，调整好生活的节奏；
让闲暇的人们在它的面前引起震动和思索……

雕塑，无声的鼓角！

我想，我们宏伟壮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就是雕塑着生活的美，雕塑着一个理想的社会吗！

月 亮 赋

燕岭雪原，巍峨起伏；星天月海，明阔迷离。月光雪色，相映成趣。

我爱看月亮，更爱看雪夜的明月！

往日，晚上朋友来访，送走后，回到楼上，我就准备入睡，而今夜，送走我的梅师傅，却不能入眠。站在阳台上，我目送他远去的背影，那背影消逝处，正升起团圞明月。这身左的城镇，身右的乡村，面前的海洋，背后的群山，都被月光笼罩。我竟想起，梅师傅莫不是走入那明月之中，又用他无穷尽的热情给人间以光明和温暖

.....

二十年前，我曾以记者身份去他所在的大煤矿采访。为了亲身感受矿工生活，建立友谊，我辞谢了宣传部老铁同志要我住宾馆的美意，住进了单身矿工宿舍。那天晚上，我和梅师傅促膝谈

心，听他讲采煤的故事。

梅师傅的父母，在抗日大暴动的战斗中英勇牺牲，童年的他，是在地下党的关怀照顾下悄悄长大。矿井一回到人民手中，就让他担任采煤班长。他爱矿井，他爱煤。提升他为采区副区长了，他却仍然坚持下井采煤。从他那肌肉隆起的胸脯和双臂上，可以看出一个矿工挖掘宝藏的力量和愉快。我一次也没下过井，听人说下面又黑又湿，处处叫人害怕。一天两天好说，经年累月地干，他，怎就显不出一丝嫌脏怕累的样儿呢？他象是猜中了我在想什么，那双浓眉紧压着的亮眼，凝视着我，眼光里飞出许多问号，钻入我的瞳孔，敲击着我的心窗：“你对采煤工有着怎样的感情？”他也在了解我，他要知道，作为保护人和领路人，他要在明晨领着下井的人，可是和他一条心的。我迅速打开心扉，让他检验，里面没有怯懦，有的全是对劳动的向往，对采煤工的敬意。正在年轻的我，对生活充满激情，没看过的地方都想去看看，不知什么叫害怕。梅师傅象是看清了我的心，意味深长地笑了。

“明天早点起，咱一块下井。”他那厚厚的嘴唇吐出的每个字，都溶进我的心中。

那天晚上，我送他回家，也是大雪后的月夜，月光和今晚上的一模一样。

第二天黎明，我换上了矿工服，从灯房领了矿灯，跟着梅师傅走向井口。井口上空还高悬着西斜的明月，我竟有随梅师傅走进明月的感觉。

到过矿井深处的人，都知道那是一座迷宫，充满神秘色彩。人，小小的身形，在地心里走、爬、跑，干活、吃喝、说笑……，把那些活泼的机器，坚实的木料，敏感的电线……送到层层巷道，组装成高楼一般的地下世界。修筑风道，迎接来自万里长天的清风，矿井保持着呼吸畅通。修筑煤道，送期待了亿万年的乌金升上大地。

这一切，矿工付出了怎样艰巨的劳动啊！

我终于获得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体验采煤工的劳动生活。紧跟着我的梅师傅，攀登地里的山，跨越地里的河，钻煤眼，下顺槽，走进采煤工作面。就象小时候下地，来到地头上一样。这是地下煤城千万个胡同之一。待采的煤壁就象一座墙，前面的松木顶柱，森林似的，根扎在煤里，梢枝没入了煤里。我走近煤壁，弯腰抓起一把煤，攥在手里，那油渍渍的煤在我手中热乎乎的，我拣一块晶亮的，想带上井留个纪念。这动作叫

梅师傅看见了，他过来说：“这就是炼钢发电的好煤啊！”是的，有了它，才有灿烂的钢花，有了它，才有强大的电网。

学着梅师傅的样儿，我操起了镐。在炮声响过之后，迎着硝烟，冲进去，扑上煤壁，刨那崩塌下来的煤。学着梅师傅的样儿，我抡起簸箕似的大铁锨，撬起乌黑油亮的煤，送到电溜子上，一声呼啸，电溜子载起一条奔腾的煤河滚滚而去。置身在这影儿乱晃铿锵交响时时在变的劳动工地上，我激动得孩子般叫喊起来：“梅师傅，梅师傅，你看！”竟象是我先发现这景象。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看不见日影儿，瞧不到月牙儿，干完一班，梅师傅接电话回来，告诉我，今天超产，叫我上井。采清了的掌子面前，变成了一座圆柱大厅，从长白山来的松木柱子，透出累了的气息，发着一股幽香。我站在口上，回头又望了一眼，想牢牢记住这景象。突然我头上的矿灯灭了，立刻黑得吞没了我。这一刹那竟掠过一阵紧张。我的梅师傅呢？他象听见我内心的呼唤，拍拍我的肩：“别来，我看看。”他给我整治着矿灯，我才猛地想到这矿灯就是太阳、月亮，矿工所有的活动，统统都是在矿灯的照耀下